

独臂刑警的“哈儿冰”青春

只要你脑子没坏，都会渴望回归工作——除非不想拥有快乐

健全的身体已是上天莫大的恩赐

陈冰日记摘选

2010年6月1日 周二
今天总算从五楼重症监护室撤下来了。望着自己空荡荡的右侧以及右腿处的大伤疤，内心一点也没觉得悲伤，平静异常。在五楼的那段时间，每天都躺着，不能动。妈妈说：“你哭吧，哭出来了，我们才放心。”我想说，我哭不出来，你们别担心，我能接受。

电视剧和文学创作面对死亡的场景和生理活动，很多都是虚构的。当那1万伏高压电流流经身体的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想过，这个是最真实的。

左手写字真别扭，难看。

2010年6月30日 周三
我其实不想在父母面前过多表现伤残的一面。妈妈还算开明，除了面容憔悴些，爸爸的白发掩饰不了他的悲伤。哎，我也不愿意让你们伤心，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好了发展了嘛。我们一家迟早会习惯新的生活方式的。你们也别抱怨他人，自身强大了，什么都不怕的。

明天开始尝试坐轮椅出去转转了。

2010年9月21日 周二
刚开始，我也对义肢抱有幻想，真的以为能像科幻电影里的机械战警一样，然而真实情形是，由于我的右臂截肢过高，控制起来很费力，而且实用价值不高。如果我不安的话，他们肯定不高兴。我想安一个的话，至少以后穿衣服，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样。走路的话，医生说三到五年能有恢复，慢慢来吧。

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真想月下花好人好，生活以后不再有不幸发生。父母的灾难病患就让我右臂痒了吧，让他们后半生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的。想回家了。

2010年12月3日 周五
我心里明白，他们平时很忌讳在我面前说“残疾”两个字。其实我自己无所谓，心想现在我是腿不方便，以后好点的话，我照样要出门逛街的。别人眼光看到的只是皮囊，内心是过给自己的。

我不回避自己是残疾人，这只是肉体上的伤残，只要心态好，积极乐观，那也是正常人。总比身体健全、内心晦暗的好。这一点，已经越来越像我的上升星座——射手座了。

哈哈，我也是星座控。

2011年10月13日 周四
我明显感觉右腿力量要强些，至少走路不那么晃了。

在家摸着警服上的领花，真的让你脱下穿不了，内心还是十分舍不得的。人总是在即将失去某样东西的时候，才去怀念去珍惜。

希望我能穿警服一辈子吧。

2011年12月15日 周四
今天的日子很特别，也让我很难忘，因为我重新上班了。说实话，我真心爱刑警爱技术，从没有想不干了。

只有上班工作、独立生活，才能让父母放心，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还和以前一样。如果我过不了自己这关，那你们会更难过。

人不只是为自己活着，有责任还要为他人而活。

2012年1月22日 周日(除夕)
接到紧急通知，全部回支队备勤待命。我想大家都不休息，那我也不搞特殊，回单位吧。

警察就是紧急关头的排头兵。大家这么多人在一起守岁也不错啊，在外面守卡查夜的同事们才辛苦。

2013年1月16日 周三
民心佳园发生命案，我本来想跟着去的，想了想还是不要第一时间去了，拖累大家，晚上复勘再去吧。这边大案案少，有案子还是要去现场看看，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的技术了，能出动还是好点。

希望命案情况线索明了，能得到有价值的痕迹、物证。

2012年3月35日 周四
最近几天，事情很多，全是关于刑事技术绩效考核的事。我想除了这些琐碎的内勤事务，自己还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，比如看看书，写写材料，写点调研文章什么的，给自己参考。

人还是要过得充实，越是忙碌才越让自己有存在感，才能去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2013年11月12日 周二
我也只是个平凡的人，做着平凡的事，有一颗平凡的心。和那些更加困难的人比起来，我是幸运的。

我想自己是一个精神富有的人吧，其他的就没有了。放在人堆里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，微不足道，但都是大海的一部分。人都离不开群体，离不开社会。

本报记者 李 丽 摘编整理

编者按：几天来，中国·重庆高校传媒联盟的大学生记者走进警营采访独臂警察陈冰，近距离见证他的生活和工作。本报特刊发4名大学生记者的文章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展现他们的观察和感悟。

陈冰：跟工作先“结婚”后“恋爱”

中国·重庆高校传媒联盟 宗祎思

“绷紧神经干，枯燥又劳累，时常熬更守夜，现场还吓人，你不厌烦这份工作吗？”

“你可不知道，这实在有趣极了！”当记者问及工作，80后独臂警察陈冰顿时恢复“正太”本色，用左手比划着描述，恨不得将经验一口气说完。“我的梦想就是像郭国庆那样，70多岁还坚持出现场，这差事是越做越有味道！”

“有遇到让你出这么大事情也要上班？”

“当然，能做自己真正喜爱的工作，还有更幸运的吗？”

谁曾想到，从领取中国刑警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起，陈冰就和警察这个职业“定了亲”，可是，“双方”真正步入眼下的“热恋”阶段，也曾经经过很长时间的“情感磨合期”。

陈冰所在的刑事技术科，负责收集、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物证，为侦查、起诉、审判提供线索和证据。

结束了警校的“半军事化”管理，刚步入社会的陈冰在业余时间像其他人一样爱玩——跳舞、折腾头发、穿亮色的花哨衣服……“他跳舞跳得可好了，一上台就有女生尖叫，我们兄弟几个都羡慕惨了。”同学兼同事方伟华笑着说。

此时的陈冰，和工作的“感情”不冷不热，“那时候我只做领导交代的事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加班”。

可是，随着出警次数的增多，被害者的惨状给了陈冰巨大的心理冲击：有在一楼楼道上的老太太，有被抛尸的年轻女子，还有死后被塞入洗衣机里的小孩……

“抓到凶手，至少让他不能继续行凶。”陈冰对工作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。“如果干得不好，总不能老用客观理由来搪塞吧？”

他开始扎根实验室了。同行一般比对指纹一两次，陈冰通常比对三次以上。一

次，陈冰挑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指纹，比对了6次，终于“命中”，他一连开心了好几天：“嘿，这回没白去现场！”

越来越多的“甜头”让陈冰渐渐痴迷于工作。此间，命运的列车毫无征兆地把他载到人生的关口，勘查时，被一万伏的电流击中。

抢救后，陈冰的右臂被截肢，右腿留下终身功能性障碍。苏醒后，陈冰感叹：“幸好，命还在。”紧接着就问：“相机收好没？里面有重要的资料！”

“什么样的惨状都见过，所以并没有被吓到，事情来了，只能尽量释然。”在家休养一年期间，陈冰不堪其烦，“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整个人都发霉了！”

他提出重返警队，放弃了每月2500元的护理费和1000元的补贴：“好歹学了4年刑侦技术，还有6年的工作经验，不能浪费了。”

他承担起了警队的内勤工作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回来，只是想找人说话打发时间。然而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错了。当时的顶头上司王勇说：“他干的可不比别人少！什么特殊照顾都被他拒绝了。”

他用左手和嘴将2500多份旧案卷逐一归档整理。他将旧案采集物证痕迹完善后，逐一纳入数据库进行对比，竟也从中发现了新线索，帮助破获了十多起案件。

“我只不过是少了只胳膊的正常人”，这位“大内总管”总是不安分，出现重大刑事案件时，他会主动请缨勘查现场。一起命案，在33层楼的楼道间逐层搜寻。两个小时，他终于在地下车库发现了一处血迹，根据这个重要线索，案件在52小时后告破。

就这样，陈冰成为刑事技术勘查战线上的“工作达人”，和警察岗位“结婚”之后的“恋爱”，感情变得热烈而隽永。

他很乐意和当代青年分享这份“和自己的性格、爱好完美搭配”的工作所带来的惬意。

很多青年总在抱怨，找工作困难，需要“拼爹”；干工作烦心，深感“坑爹”。陈冰对此不以为然。“世上哪有那么多的一见钟情？如果你没有投入真心的态度，爱情怎会从天而降？”他说，“工作也是一样的。真正‘对上眼’后，只要你脑子没坏，都会渴望回归工作——除非不想拥有快乐。”



有一种叫“哈儿冰”的“工作痴迷症”

采访手记

宗祎思

貌似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、成为“废物”的警察陈冰，最终站起来回归岗位，首要动力是对工作无限的爱。正如我相信，多数人不会殉情，但仍有人为爱献身。对工作的热爱，真的存在一个叫“哈儿冰”的维度（“哈儿”重庆方言是傻的意思——编者注）。

他回到岗位已是几年前，当时他并不能预见到自己的选择必然会获得今天的荣耀。

采访让我发现，他的各种崇高，根源在于追求快乐。工作之于陈冰，不仅是生计之道，更是快乐之源。他并非神一样的圣人，只是一个渴求快乐的普通人，不希望伤残夺去工作的快乐。

那么，这种“工作痴迷症”，有什么无法理解的呢？过去，这种严重残疾人士的“工作痴迷症”被命名为“保尔”，那是一种被神化的高尚；而今，叫“哈儿冰”，那是一个向往快乐的80后青年的抉择。这种选择，只关乎自己活得精彩、活得快乐，并不在乎那么多势利的名利欲望。

陈冰的一天

图一：早晨6:09，准备出门上班的陈冰向记者：“你感觉这包配这衣服怎么样？”

在所有同事和朋友的记忆中，“即使出事以后，也没见过他有什么低谷”。他的大学同学、同事方伟华说：“当时，我们几个陈冰的哥们儿集体讨论，该怎么分工，各自说什么话，争取能安慰他，没想到，我们苦心想好的话，一句都没有用上，全部用来安慰他的爸爸妈妈了。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们，‘没得啥子’。”

没陷入遭受巨大打击后的低谷呢？说到这里，80后的陈冰对着90后的我们轻描淡写：“我们说说星座吧！我是巨蟹座，不是那么死心眼儿。”他顿了顿，反问到：“除了生和死，别的是小事，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儿？”

80后的他甚至对很多90后无法面对失恋感到不解：“没有那么多痛的欲生。”

他受伤后，母亲以泪洗面，“恨不得走在街上时被车撞死”。受伤的儿子笑着安慰没受伤的妈：“没事，命还在，我想吃你煮的饭了。”

重度烧伤的病友绝望得闹绝食，他安慰他，拉着他一起做康复训练，病友开始吃饭了。

“如果我这次把脸烧坏了，可能就真的挺不过来了。”他给自己找到了活下去、好好活着的理由：“右腿也保住了，右手指的针眼也缝得很好看，你看看，很对称是吧？”

他身材匀称得曾被广告公司邀请为平面模特，而今，他连游泳的机会都永远丧失了，他并不沮丧：“我以前不是游过泳吗？不是拍过广告吗？”

“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改变不了，就得去适应不是？”他笑着说，仿佛残疾是别人的事情，“人有时要学会往下看，有那么多比自己情况更糟糕的人，还有什么理由自暴自弃呢？我的腿原本可能保不住，现在没有截肢，还能走路，我并没有落入最糟糕的境地，我应该庆幸才是。”

笑哈哈的他迷上了韩剧《继承者们》，手机壳上，小维尼熊特别有爱。

笑哈哈的他时常调侃自己要永远19岁，“因为20以后就老了”。他常在微信上发一些“潮”的照片，比如网购到的鞋帮上带有小翅膀的运动鞋、最新版的牛仔褲、黑猫警长的衬衫等。

笑哈哈的他独住的家里壁柜上，堆满了各种卡通样式的布偶和娃娃，床头上有被彩灯环绕的许愿瓶和棒球帽。整个房间干净得让记者怀疑是为了采访而做了假。

为了不影响自己“笑哈哈”的心情，他选择离开父母过单。因为他发现，父母看到他用手吃饭，用牙咬着系鞋带，洗澡时搓背需要靠着墙壁磨蹭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流泪。这让他笑不出来。

受伤后，他不改潮人本色，快乐地感受着生活中美好的一面。“至于痛苦的一面，就留给被电击当时吧”——他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生命的力量。

这种力量，他同办公室的方伟华曾经见证：“他从来没有情绪很低落的时候，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。”

这种力量，被他的徒弟用另一种方式佐证，“哈哈，他是我们的开心果呢！现在还是。以后，肯定是噱，你看他那笑嘻嘻的样子！”

这种力量，让我知道了青春应有的张力。交谈时，我告诉他，烦恼让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快乐的理由，他依旧笑着说：“陈老师都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呢？”

这种力量，消除了对命运的抱怨和对金钱的贪念，“有些意外注定无法避免，我不怨恨任何人。”他说，“至于钱，我已经从事故中得到了经济补偿，已经扯平了，现在我只想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，凭自己的知识和脑子——而不是别人的施舍和优待——去获得自己应得的。我凭什么要求额外补助的钱？为什么要去博得别人的同情？又为什么要接受特殊照顾？不，我不要这些。”

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胡婧婕

我们是从星座开始聊起的。

陈冰是巨蟹座，喜欢安静，爱把家里和办公室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月亮星座、上升星座，星盘诸如此类的，他都很研究。接着，我们聊到了我的“森女系”圈中。他的女同事不懂什么是森女系，陈冰解释说：“森女就是穿得像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有氧气女孩嘛。”

看到我惊讶的样子，他有些小骄傲，仰着头说：“那当然，我很潮的嘛。”

在他看来，“潮”就是“对生活的热爱”。“并不是说我受了伤，残疾了，我的生

活质量就要降低，或者说我就不能去追求美好的事情。”陈冰说，“心理上，我觉得我还是个健全的人，我想要去追求美好的事情，享受美好的生活。”

在他身上，人生中的任何经历，幸或不幸，都是生命中难得的体验，这些体验终究会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，强大其内心，推动其前行，使其精神世界坚不可摧。

我会经常纠结于一些事，比如长得胖、皮肤不够好、鼻子不够挺等，埋怨上天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完美的外表。现在却发现，一个健全的身体和完整的人格已经是上天给予的莫大的恩赐。

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韩

当我小心翼翼称呼他为“您”的时候，陈冰有点懊恼地对我说，你的“您”字叫得我心慌，你就用“你”吧。

我一直惊叹于他对生死的感悟，仿佛那些那些常人难以支撑的瞬间在他跟前摔了个跟斗，他用我简直不能相信的“冷漠”语气，说出了“我看到自己的右手成了白骨”。我觉得汗毛直竖，但他还是笑



图二：中午12:18，陈冰和同事们在食堂吃饭。他通常会坐在方便左手吃饭的位置，免得和别人的手“打架”。

他一直拒绝别人帮他洗碗的善意，“我真的能行，谢谢！”他说。

图三：下午17:48，陈冰来到失窃的某公司财务室，寻找痕迹物证，希望能有更多发现，为破案提供线索。

图四：晚上21:42，劳累了一天的陈冰回到家，便洗漱睡觉了。第二天还得早起。右臂截肢给陈冰带来很多不便，但如今的陈冰，已能用左手完成以前右手的任务。

从“鬼门关”走回后，陈冰依然不改阳光天性，当我们夸他有超出预想的帅气清秀后，他说：“这些天太累了，发型还没好好整整呢！”

中国·重庆高校传媒联盟 徐刚 陈晓伟摄

青春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儿

中国·重庆高校传媒联盟 黄宇

警号226435，这个代号会不会让你脑中闪现出《无间道》里那副严峻冷酷的卧底陈永仁，和他那矫健迅捷的身手？

在屏幕之外的重庆，真实上演了比电影更震撼人心的桥段：独臂刑警陈冰拖着当时几乎无法借力的右腿，失衡状态走下了33层楼梯，发现了隐藏在墙角的血迹，一起无从厘清犯罪嫌疑人去向的命案成功告破。

对于一名大腿动脉断裂、大片肌肉和神经消失的人来说，告别轮椅已属不易，成功勘案简直堪称奇迹——更不用说他被电击后，手掌的皮和肉瞬间消失，只剩骨头，手臂完全炭化。

这就是警号226435，从刑事技术科勘查的民警陈冰。他的故事不是电影，他只是和电影主角梁朝伟一样清秀、沉静，一样有阳光、迷人的笑容。

他拿着跟同事的合影，左看右看，故作苦恼：“我说哪儿不对劲呢，原来少了条胳膊。”逗得同事们哈哈大笑。

“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改变不了，就得去适应不是？”他笑着说，仿佛残疾是别人的

乐观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催化剂

采访手记

黄宇

和所有听说陈冰故事的人一样，我一度不相信残疾不会湮灭他的笑容、摧毁他的意志、颠覆他的生活。“一切都是在外人面前装出来的”，我当时想。

采访中，我穷尽各种办法，想知道陈冰伤残后如何走出低潮期，经历了怎样苦

痛挣扎的心路历程。可是，我没有发现他在自己伤残问题上的纠结，所有在他身边的人也都没有发现，“真的没有”，陈冰说，眼神清澈得像一泓泉水。

生命不能回溯，注定“向前走”，因此，陈冰选择了“向前看”，这正是“哈儿冰”成功走出心魔的妙方。向前看，选择对自己的今天和未来负责，也是我们这些青年战胜青春时代各种迷茫和挫败的动力。乐观，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催化剂。